知聖篇

知聖篇自序

測天之術古有三家秦漢以來惟傳渾葢西人創爲地動天虛之說學者不能難之或者推本其術以爲古之宣夜徵之緯子信中國遺法也六藝之學原有本眞自微言絕息異端蠭起以僞作眞義轡失馭妖霧漫空幽幽千年積迷不悟悲夫援經測聖正如以管窺天苟有表見無妨更端踵事增華或可收效錐管若以重光古法功同談天則力小任重事方伊始一知半解何敢謂然獨是既竭吾才不能自罷移山塡海區區苦心當亦爲識者所曲諒焉光緒戊子季冬四益主人識于黃陵

峽舟次

知聖篇卷上

孔子受命制作爲生知爲素王此經學微言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託空言六藝卽其典今六部則例相同素王一義爲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一立則羣經皆有統宗互相啟發箴芥相投自失此義則形體分裂南北背馳六經無復一家之言以六經分以屬帝王周公史臣則孔子遂流爲傳述家不過如許鄭之比何以宰我子貢以爲賢於堯舜至今天下郡縣立廟享以天子禮樂爲古今獨絕之聖人孟子云宰我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可見聖不易知今欲刪除末流之

失不得不表章微言以見本來之眞洵能眞知孔子則晩說自不能惑之矣

据易緯孟子公羊以文王爲文家之王文家卽所謂中國質家則爲海外今按此先師相傳舊說也孔子不有天下又不能不立教卽天將以爲木鐸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意也而六藝典章据帝王爲藍本從四代而改不便兼王四代故託之於文王欲實其人則以周之文王當之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憲章文武論語云文武之政未墜於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除擇善而從之外不能不取已所新剏之事並以爲古制以時制

爲反古論語之所謂從周周監二代與孟荀之所謂文王名異實同蓋經傳制事皆有微顯表裏二意孔子制作裏也微也託之文王表也顯也自喻則爲作告人則云述以表者顯者立教以改作之意爲微言故七十子以後此義遂隱皆以王制春秋爲文王西周之政不復歸之制作所謂仲尼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也

素王之說義本商頌（蓋謂少昊）殷本紀伊尹說湯以素王之道（王當讀爲皇商法少昊陳素皇之道詩所謂皇矣上帝上帝是皇伊尹陳素統商法之爲王）此一義也朔文始於莊子云在下則爲元聖素王所謂空王

也孟荀皆以孔子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並言漢人固持此說即宋程朱亦主此義或据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孔子自云從周不應以匹夫改時制然使實爲天子則當見諸施行今但空存其說於六經即所謂不敢作也孔子惟託空言故屢辨作述蓋天命孔子不能不作然有德無位不能實見施行則以所作者存空言於六經託之帝王爲復古反本之說與局外言則以爲反古與弟子商榷特留制作之意總之孔子實作也不可徑言作故託於述所云述而不作自辨於作也不知而作無是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自任乎作也意有隱顯故

言不一端且實不作又何須以述自明乎

余立意表章微言一時師友以爲駭俗不如專詳大義因之謂董何爲罪人子緯爲詭說并斥漢師通爲俗儒然使其言全出於漢師可駁也今世所謂精純者莫如四子書按論語孔子自言改作者甚詳如告顏子用四代與子張論百世自負斯文在茲庶人不議是微言之義實嘗以告門人不欲自掩其迹孟子相去已遠獨傳知我罪我之言其義竊取之說蓋天生之語既不可以告塗人故須託於先王以取徵信而精微之言一絕則授受無宗旨異端蠭起無所折衷如東漢以來以六經

歸之周史其說孤行千餘年今之人才學術其去孔子之意奚啻霄壤不惟無儒學並且乏通才明效大驗亦可覩矣如當掩蓋則孔子與諸賢不傳此義後賢何從而竊窺奚必再三申明見於經記若先入爲主則道不同不相爲謀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不辨難駁擊以立門戶亦不敢依阿取悅於世使微言旣申而再晦也

宰我子貢以孔子遠過堯舜生民未有先儒論其事實皆以歸之六經舊說以六經爲帝王陳蹟莊生所謂芻狗孔子删定而行之竊以作者謂聖述者謂賢使皆舊文則孔子之修六經不過如今之評文選詩縱其選擇

精審亦不謂選者遠過於作者夫述舊文習典禮兩漢賢士大夫與夫史官類優爲之可覆案也何以天下萬世獨宗孔子則所謂立來綏和過化存神之迹全無所見安得謂生民未有耶說者不能不進一解以爲孔子繼二帝三王之統斟酌損益以爲一王之法達則獻之王者窮則傳之後世纘修六經實是參用四代有損益於其間非但鈔襲舊文而已執是說也是即答顏子兼采四代中庸之祖述憲章孟子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也然先師改制之說正謂是矣如謂孔子尊王從周則必實得文武之會典周公之則例謹守而奉行之凡唐

虞夏殷先代之事既隻字不敢闌入卽成康以下明君賢相變通補救之成案亦一概刪棄如是乃可謂之尊王謂之不改今既明明參用四代祖述堯舜集羣聖之大成垂萬世之定制而猶僅以守府錄舊目之豈有合乎夫既曰四代則不能株守周家既曰損益折衷則非僅繕寫成案亦明矣蓋改制苟鋪張其事以爲必如殷之改夏周之改殷秦漢之改周革鼎建物詔勅施行徵之實事非帝王不能行若託之空言本著述之常春秋時禮壞樂崩未臻美富孔子道不能行乃思垂教取帝王之成法斟酌一是其有時勢不合者間爲損益於其

問者之六藝託之空言即明告天下萬世亦不得加以不臣悖逆之罪也祖宗之成法後世有變通之條君父之言行臣子有諫諍之義豈陳利弊便爲無狀之人論闕失者悉有腹誹之罪且孔子時值衰微所論述者雜有前代乃賈生董子值漢初興指斥先帝所施涕泣慷慨而請改建後世不以爲非反從而賢之且以今事論之凡言官之封事私家之論述拾遺補闕思竭愚忱推類至盡其與改制之說不能異也此說之所以遭詬病者徒以帝王見諸實事孔子託諸空言今欲推求孔子禮樂政德之實迹不得不以空言爲實事孔子統集羣

聖之成以定六藝之制則六藝自為一人之制而與帝王相殊故弟子据此以為賢於堯舜者遠實見六藝美善非古所有以六經為一王之大典則不能不有素王之說以孔子為聖為王此因事推衍亦實理如此故南宮适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為臣孟子屢以孔子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並論直以春秋為天子之事引知我罪我之言則及門當時實有此說無怪漢唐諸儒之推波助瀾矣然後說雖美見不虛非好學深思者不能心知其意若改制則事理平常[illegible]不信古說而專言著述有損益亦無不可至制作之[illegible]亦欲駮之則先入為

王道於焉墟矣

詩者春秋之大成春秋者詩之嚆矢孔子六經微意具同詩爲天書爲人春秋王伯禮爲書樂爲詩皆取舊文而潤色之非僅刪定而已故尙書所言堯舜夏殷禮制全與春秋相同今尙書三家詩諸書可證也又書有四代之文俗以爲有沿革乃大傳無異同有大小之分無沿革之異唐虞禮制下與春秋相符正孔子述作六藝之大例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古書毛詩出於東漢本誤讀周禮以大統說小康致與經文相外故賈馬遠不能如伏董之詳備符合一眞一僞各不相

同也然禹貢迄於四海而周公篇與洪範則爲大統之先聲所云皇帝上帝多方多士小大邦喪云云者已爲詩大統開先路但中外之分甚嚴此爲周公明堂朝諸侯之事非皇帝大九州大同之治也

經學四教以詩爲宗孔子先作詩故詩統羣經孔子教人亦重詩詩者志也（即志在春秋之志）獲麟以前意原在詩足包春秋書禮樂故欲治經必從詩始緯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行事中庸志意神化春秋與詩對本行事也其又云志者則以對孝經言之實則詩與春秋虛實不同詩乃志之本蓋春秋名分之書不能任意軒輊詩則言

無方物可以便文起義尚書春秋如今人之文詩易如今人之詩體例不同宗旨自別

公羊主人習其讀而不知其罪此本詩說卽後世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故凡緯說子書非常可駭之論皆易詩專說故欲明詩易須先立此旨緯云孔子受命爲黑統卽元烏元王莊子所謂元聖素王之說從商頌而寓之文王篇本支百世卽王魯商之孫子卽素王故屢言受命天命此素王根本也孟子以周公仲尼繼帝王之後荀子以周公仲尼爲大儒此從魯殷二頌而出者也三統之說本於三頌凡一切舊說皆當以此統之董子王魯制寓於魯頌周公及世及之及武王制禮作樂故以

王寓之以其說解詩則有徵信董何以說春秋則不免附會矣緯書新周不可說春秋而詩以魯後周即此意詩明云其命維新是經意直以周頌爲繼周之新周非果述姬周也先儒改周之文從殷之質亦從此出魯商二字即文質文質即中外華洋之替字中國古無質家所謂質皆指海外一文一質謂中外互相取法爲今之天下言之非古所有絀杞之例亦本於詩春秋杞不稱公三頌絀杞不言是其本意今凡周亡孔子王一切駭人聽聞之說皆以歸附於詩治經者知此意然後以讀別經則迎刃而解他經不復言此而意已明方可以收

言語政事文章之效詩爲志則書爲行春秋爲志則孝經爲行實則春秋與書同爲行春秋尚書皆分詩之一體周召伯道分爲春秋王鄭齊王道分爲尚書特以較孝經則春秋爲志而孝經爲行耳今本此義作爲義疏不拘三家之舊以孔子之微言爲主使學者讀詩明本志而後孟子以意逆志之效明孔子重詩之教顯以此爲經學之總歸六經之管轄與論語同也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亾當爲亾亾古作字與亾字形似而誤）然後春秋作孟子此意即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說苑周道不亡春秋不作之意孟子言詩以志爲說又引詩與

春秋以證王迹明詩與春秋同也歷敘帝王皆言周公孔子周公卽王魯義本魯頌孔子卽素王義本商頌周公實嘗王故緯說有素王而無王魯周公及武王成公讓志以爲攝政故言魯頌不如此此則詩亡之義不顯詩言皇帝八王八監十六牧事就大一統言之此百世以下之制爲全球法者也尚書言四代之制由一化四此三統變通之意也一豎一橫一內一外皆治平之教後以詩說百世未能著明分周召伯道再作春秋以實之六經重規疊矩以大包小禮以治外樂以養中易詳六合以外皆自治之事此外王之學亦缺一不可六經

之中三內三外三天三人三寶三盧三知三行而歸本於孝經六經統爲素王萬世之大法也

六經皆經孔子筆削有繙改舊文之處或頗震驚其言不知其說雖新其理至爲平易夫由堯舜以至成周初簡陋而後文明代有沿革見之載記人心所同信者也孔子修六藝以爲後世法攷三王俟百世見之載記亦人心所同信者也然洪荒初開禮制質爲簡陋即茅茨土階大羹元酒等類若於文備之世傳以爲法不惟宜俗不合且啟人輕薄古昔之心是帝典不能實錄其事亦一定之勢也夫禮家議禮易滋聚訟旣折衷於聖人

後世猶多齟齬今使尚書實錄四代之文事多沿革每當廷議各持一端則一國三公何所適從孔子不能不定一尊以示遵守亦情勢之所必然也旣文質之迥殊又沿革之互異必欲斟酌美善垂範後王沈思默會代爲孔子籌畫則其筆削之故有不待辨而自明者矣王符云聖人天之口賢者聖之譯聖人作賢者述聖所不備賢者補之交相爲用者也春秋時三皇五帝之典策尙多可攷其言多神怪不經與經相歧實事實也孔子繙經增減制度變易事實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但制度不合者人難知行事不合者人易知故孟子所謂時

人之論古事孟子皆據經爲說辭而闢之實則時人所言所載事實也孟子所言經教也使孔子作於前後無繼之者則六藝何能頒行於後世故必有賢者出依經立義取古人行事皆經開六藝無改作之嫌並使後人不至援古事以攻駁六藝此作者所以爲聖譯如國語之傳春秋傳事實之意輕於禮制之意重凡一細事皆鋪寫古事古禮經說之文遂爲異牘當日事實萬不如此瑣碎此傳者託事以見禮文經義亦如孔子假時事以取義也其於孔子事蹟皆緣六經以說之合者錄之不合者摭之古與今合方免後人據時事以攻六藝此

作者之苦心也惟其書一意比附遂足以掩蔽微言如六藝皆孔子所作而左氏則以爲孔前已有如季札事將詩樂師說衍說一篇而後人遂以此爲未删之本易爻辭爲孔子作其書所言筮辭皆就易師說衍之讀者遂以爲此眞周易在孔子之先雖有比坿六藝之大功不無少掩微言之小失然此不善讀者之流弊若以微言讀之乃轉見其發明處不少心無其義故書中不見之賢者於經如疏家之於注不敢破之也或云自孔子後諸賢各思改制立教最爲謬妄制度之事惟孔子一人可言之非諸賢所得言也

緯云孔子因道不行作春秋明王制專就春秋立說猶

子云春秋天子之事先師言制作多就春秋言之史記刪詩正樂在前因獲麟作春秋攷其說似詩書禮樂爲一書因獲麟乃變前志而修春秋前後若出兩歧然實則非也孔子知命在周游之前於畏匡引文王於桓魋言天生實是受命故自衛反魯作詩言志以殷末寓素王之義明三統之法特後來以詩之空言未能明切恐後人失其意故再作春秋實以行事孟子引詩與春秋明王迹史記引空言不如行事皆此義也

制作知命當從五十爲斷非因獲麟乃起詩易詳天事言無方物所謂空言春秋尚書乃將天言衍爲人事空

言在後行事在前事有早遲其義一也諸經惟春秋晚成絕筆獲麟師說因以明著實則諸經皆同特春秋說獨顯耳春秋天子之事諸經亦然一人一心之作不可判而為二春秋未修之先有魯之春秋書詩禮樂未修之先亦有帝王之書詩禮樂修春秋筆削全由孔子修詩書禮樂筆削亦全由孔子春秋據舊史言則曰修從取義言之則曰作修即所謂述當日繙定六藝是為聖作人亦稱孔子為作其云述而不作言不作即作也言述即非述也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同意而作述之事即兼指六經不獨說春秋載記總言孔子事則云繙

定六經制作六藝其並稱之文則多以作修加春秋於詩書禮樂言刪正文變而義同無所分別因作修多屬春秋故同稱則六經皆得云作修而並舉則惟春秋所得此爲異名同實後來不識此意望文生訓於春秋言作修得之於刪詩書正禮樂刪則以爲如今刪定文籍正則以爲如今鑒正舊本遂與作修大異亦如說殺殛爲死刑與投四凶化四裔之義迥乎不同不知此義一失大乖聖人本意爲經學治術之妨害判春秋與諸經爲二離之兩傷一也以諸經爲舊文非孔子之書遂卑賤乎春秋二也諸經失其宗旨不能自通三也離割形

氣無貫通之妙四也獨尊春秋使聖教失宏博之旨五也今力闢舊說之謬獨申元解務使六經同貫然後經學宏通聖教尊隆

孔子繙經以後眞正周制實無可攷後世傳習皆孔子之言或疑古書不盡亡今試爲明之春秋諸稱號出孔子筆削不必實爵此定說也乃經所稱之侯伯子男非諸國本爵攷之故書子緯所言諸國爵亦與春秋同史記据譜牒因春秋書蔡桓侯葬經一稱侯譜牒遂以侯爲蔡定稱又時祭烝嘗有明文春夏無之時祭異說如王制公穀禮記左傳爾雅孝經互異春夏異而秋冬不

異豈非据春秋爲說實無遺文可證乎如以喪服爲舊典承用已久同母異父之服公叔木問子游狄儀問子夏子夏曰無聞乎向左向右有明文何至不守舊而冒昧是從乎曾子問所言變禮如有舊文則自向檢閱可也不然告以尋討可也何必刺刺徒勞脣舌乎魯行禮自有典册可稽何行一禮涉一疑動向孔子門人請問乎曾子子游同試乎禮何以襲裼始譏而終服乎典禮皆有明文時祭自爲典禮何以傳孝經者僅就經文春秋立義以爲二祭乎喪葬有一定之則何以孔子往觀季札葬孔子葬四方來觀乎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

人豈聖人一禮人又一禮乎禮有成事樂爲世掌孺悲乃奉命而學太師反待孔子之語乎三年親迎王朝舊典予張宰我以爲疑哀公子貢以爲問乎禮樂出乎天子知政知德匹夫何有禮樂之可言乎從可知自夫子一出而帝王之德皆變爲一人之事而佚聞實寡後世所傳習皆孔子之說而舊典全無今欲於禮制指其孰爲舊也難矣

六經旨要以制度爲大綱而其辨等威决嫌疑尤爲緊要蓋周制君臣上下尊卑之分甚爲疏略大約與今西人相等諸侯實郊天大夫實用八佾反坫三歸孔子新制細爲分

別故禮以定嫌疑辨同異爲王春秋於大夫諸侯尊卑儀注極爲區別禮家名家之學全出於春秋故孔子正名子路猶以爲疑非周公已有此制也使周公已有之則人服其明春秋與禮斤斤分別儀注不已細乎子學者家大有益於治原出春秋禮經可見也孔子既已刪制不得不以魯郊爲成王賜爲失禮八佾反坫爲僭在當日特爲應行之禮蓋等威一明上下分絕故亂臣賊子懼失爲亂之資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此詩以舊爲文商爲質（文主中國即六敵之齊　質主海外即六敵之商）至新周合文質乃爲極軌所謂文質彬彬也孔子因舊文而取新

義其意全見於詩詩者天經之始基也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匹夫繼帝王之統卽論語堯曰章孟子由堯舜至於湯章之所謂聞知見知以繼帝王者是也其所云祖述憲章者謂與帝王無出入兼有其長合爲定制中庸之攷而不謬論語之兼用四代是也帝王之制由六經而定謂爲孔子制可謂爲帝王制亦可惟兼採四代以酌定一尊垂法百世以爲永鑒因不盡因革不盡革旣不可分屬四朝又不能歸併一代則不得不屬之孔子春秋因魯史加筆削詩與書禮樂亦本帝王典禮而加筆削合者留不合者去則詩書乃孔子之

[illegible]儀禮容經則本周之典籍夏殷簡略又文獻無徵也周爲益本自然之勢論語郁郁從周就簡略言也中庸今用從周周就無徵言也由此而加因革過者抑之不及加隆百世可知謂此也本周禮修爲儀禮容經亦作亦適與春秋無異也樂以韶爲主兼用三代雅頌得所正樂亦同於禮孔子見世卿之害教學宜開於是早定師儒選舉之計預修四教既行於一時並欲推萬世四教中詩雖言志然與書爲一彙禮樂爲一彙詩以言志書以述行禮以治外樂以養中所言不能參異一定之勢也四教中以詩爲綱以書與禮樂爲目然詩爲空

言尙未明著然後乃作春秋以實詩意所謂深切著明者也孔子之意本在於詩後來春秋說盛遂全以詩說說春秋言志在春秋不言詩之志實則書春秋皆統於詩特一爲空言一爲行事春秋與書禮樂皆王新制同爲孔子之書非獨春秋爲然然春秋詳人事典制舊文嚴於遵守運用無方之道不與焉故又作易以補之易明變化消長以天道與春秋全反一天道一人事一循守舊職一運用無方一常一變一內一外知春秋而不知易則拘於成法無應變之妙蓋易專以通變不倦爲宗旨故欲知易必先學春秋既學春秋不可不知易既

能窮易之精微則內外交修於治術方無礙盡人事以通天道易所以總學之成而不沾沾名物理數之形迹二者相反相成易不立教以其與春秋同也六經之道以春秋爲初功以易爲歸宿治經者當先治春秋盡明微言以四經實之然後歸本於易此孔子作六藝之宗旨也

孔子五十知天命實有受命之瑞故動引天爲說使非實有徵據則不能如此受命之說惟孔子一人得言之以下如顏曾孟荀皆不敢以此自託以九流派分四科一體原同末異皆祖孔子其說甚明故自魯正樂刪詩非待獲麟乃然羣經微言

皆寓於詩春秋已不能全具特孔子絕筆獲麟後師以春秋爲重遂以微言附會春秋而詩反失其說世卿三代所同欲變世卿故開選舉欲開選舉故立學造士使非選舉則亦不立學矣作詩本爲新制子貢宰我以孔子賢於堯舜緣文明之制由漸而開自堯舜至於文武代有聖人爲之經營至周大備天旣屢生聖人爲天子以成此局不能長襲其事故篤生一匹夫聖人受命制作繼往開來以終其局而後繼體守文皆得有所遵守又開教造士以爲之輔故百世可以推行或以秦漢不用春秋之制不知選舉學校禮樂兵刑無一不本經制

雖井田封建禮制儀文代代有改變然或異名同實或變其實殊所有長治久安者實陰受孔子恵且循古今治亂之局凡合之則安反之則危孔廟用天子禮樂歷代王者北面而拜較古帝陵廟有加若非天命豈人力哉又豈但鈔錄舊文便致此神聖之績哉

郡縣一事秦以後變易經說者也似乎經學在可遵不必遵之間不知秦改郡縣正合經義爲大一統之先聲禮制王畿不封建惟八州乃封諸侯中國於大統爲王畿故其地不封諸侯如王畿諸侯不封而食祿藩鎮部道又立五長之意漢制諸侯封國大易亂之道也秦之

郡縣漢之衆建諸侯正師用王制王制諸侯世郡縣不世雖似相異然此正用不世卿而推廣者也又如井田議者動謂不能行不知孟子明云大略潤澤則在臨時田多則夫百畝田少則相時酌減可也平地則畫井山地則但計畝相授可也書文簡略推行別有細章豈可株泥舊文今法有甚富甚貧之病而王制無之按井田乃百世下大統之法于古實無徵今泰西素有齊貧富之議將來必出於此此乃殷法非孔子特改當時用井田孔子萬不能改阡陌今既用阡陌亦不便強復井田也此事變之故不足為井田病夫治經貴師其意遺迹則在所輕除井田封建外亦[illegible]能拘守舊

文而行必欲行井田則亦有變通之法在若王莽張橫渠得其迹而遺其意者也

六經孔子一人之書學校素王特立之政所謂道冠百王師表萬世也劉歆以前皆主此說故移書以六經皆出於孔子後來欲攻博士故牽涉周公以敵孔子遂以禮樂歸之周公詩書歸之帝王春秋因於史文移書云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易傳僅注前聖以一人之作分隸帝王周公如此是六藝不過如選文選詩或並刪正之說亦欲駁之則孔子碌碌無所建樹矣蓋師說浸亡學者以已律人亦欲將孔子說成一教授老儒不過選本多門徒衆

語其事業功效則虛無惝怳全無實迹豈知素王事業與帝王相同位號與天子相埒易與春秋則如二公也詩書禮樂則如四輔條例也欲爲之事全見六藝學校之開當時實能改變風氣學之者多用其弟子者亦多所謂立行和來是也孔子初立四教效已大顯故欲推而行之凡六藝學校古無其事國語左傳言以前有之者皆賢者依經義之說分仲尼之功屬之帝王以前託詞非實事也蓋自春秋以後學術治法全宗素王天心欲變其局孔子應運而生漢宋諸大儒皆同此義實理所在人心相同者也

古聖皆有神怪實蹟聖與天通人與鬼謀故能成平定之功大禹是也山海經神怪確爲實事故左傳云多著神姦鑄鼎作象至孔子時先聖開創之功已畢但用文教已可長治久安故力絕神怪以端人心而正治法子不語則以前皆語可知云不語則實有神怪可知禹貢者孔子本禹事以已意潤澤者也禹不必立九州當時亦無貢篚織縞一切名物又五服四岳與王制切合儼然王制傳注此孔子修書亦如作春秋據史文而筆削之實事也古聖神怪之事全經孔子所削故云不語不得因孔子之言致疑前人之誤蓋天人之交孔子乃偏

絕之以奉法守文無佚神奇也
舊以逸周書著錄漢書爲秦漢先師採綴而成亦如戴記今有汲冢舊名或以爲實不出于西晉然序文淺陋必係僞作篇中體製不純間涉殷事及王子晉職方月令等篇必非周書蓋晉人取舊本而別以已意補足成書中多司馬法與書禮佚文而雜採古傳記者亦不少其出汲冢雖無明文自必當時再出故加此名近人堅以爲漢出不知此決非漢本竹書亦同時所得亦必有舊本惟其書多蝕脫各以已意釋補如郲盟滅夏陽之類皆以爲左傳之助至於誣其實事故逸周書非眞古

書也

孔子爲素王知命制作繙定六經皆微言也聖門師弟相傳常語如此論語是也而又有隱微其言者如周喪期孔子制作定爲三年三代通同之尙書言三年者非實事新制也宰我子貢疑其事孔子答以古人皆然古人卽指堯典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事不明言改制也實予問喪亦有夏后氏三年之文實則孔子爲王改帝王以合已使若帝王實已如此不過取之爲說孟荀以來微言已不盡傳又有緣經立義之傳與之互異然古師皆傳此義唐後學者誤解傳義遂使孔子作述全爲帝

王所奪易詩書禮樂皆變爲古書春秋則爲舊史所不奪者論語孝經而已

六藝本爲孔子新義特自託之於述左國則以爲皆出於孔子以前如韓宣子見易象季札觀樂歌詩與書禮皆多引用以六藝當出於孔子前益因述而不作語遂舉六藝盡歸之國史舊文後人不知此說出於依經立義指以爲實微言之說遂全爲左國所亂矣

國語爲六經作傳或以左邱明卽子夏明與商羊梁同音左邱卽啓予所謂左邱明卽啓予商左邱喪明卽子夏喪明事三傳始師皆爲子夏爲文學傳經之事故兼

言六藝不僅傳春秋然以六藝推之舊文此欲掩改制之迹卽孔子作而不述之微意也不言孔子改古書而言古書合孔子心本尊向孔子非欲駁之也而劉歆乘隙而入襲此說以攻今學以六藝爲舊文孔子直未造作於是而素王改制等說全變矣劉歆之說實國語爲之先路同此一說而恩怨各别皆以當時微詞隱避致使大義中絕聖學晦而不彰今孔廟既封建王號用天子禮樂時勢遠異又更無所避忌正當急張微言使其明著不可再行隱避遷就使異端得藉口相攻況此乃漢宋先儒舊義非一人私言論語中庸孟子先有明文

精確不易史公云第弗深究其所表見皆不虛信然矣素王以詩說爲本根實即道統之說先儒誤據從周不議禮制度攷文以相駮篇中已釋其義然試再爲申之云從周矣何以答顏子兼用四代既云不作矣何以獨辨不知而作孔子周之臣子從周何待言居今而言從本朝豈非夢囈乎聖人立身出言爲萬世法宜何如愼密今動以天自擬又云其或繼周如有王者與鳳鳥河圖之歎專禮樂征伐之權斥言天下無道取亡國夏殷與本朝並論而議其從違又自負承先皇文王之統抑論道理不合其有不貲口舌之禍者乎庸愚皆知畏法

豈有聖人發隴上之歎與陳涉吳廣同科導人以發難乎子貢以爲堯舜猶賢南宮适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爲臣仲弓許之南面宰我輕改舊章孔門弟子豈皆妄希非分自居不疑乎孔子周之臣子並非宋君乃敢以殷禮自用或以爲異書不足信孟子明云春秋天子之事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仲尼不有天下又屢以帝王周公與孔子並論孔子受命制作有不得不改之苦衷若夫尊君親上別有明條並非欲後人學其受命制作何嫌何疑必欲將孔子說爲一迂拘老儒乎孔子教人忠孝文在別經許止趙盾猶蒙惡名

人臣無將春秋名義若其自處別有精義若以此說有乖臣道則舜禹湯武爲帝王垂法豈學舜禹者務求禪讓法湯武者當力犯上乎孔子之志與舜禹湯武同符合貫學之者但當自審所處不必以己之所必無都爲古聖之所斷不有且世之犯刑辟坐不敬者又孰爲孔子所誤哉

聖人一言必有一言之效乃自今視之多爲常語常語則何待言又何必傳流至今凡今見爲常語者在當日皆爲切要之說蓋言如藥物當時爲對症得聖言而病愈積久成習遂視爲故常故學者於常語尤當留意推

考因藥求病足以見當日時事又春秋常於嫌得者見不得列國行事失禮使乖舊制人人所知孔子何爲非之又何以足傳爲經可見孔子譏貶皆爲時制衆人不知故譏貶之如魯之舞八佾射之主皮喪不三年同姓婚皆眞周制孔子欲改故譏之若人共知其非禮又從而議之則人云亦云徒勞口舌聖人吐辭爲經故凡所言都爲制作今立此一例於春秋論語諸經凡所非議皆爲改制救弊至當時所共明者則絕不一語以此求之然後聖經可尊聖功可見也

三統以尚書爲本乃經學大例觀四代禮制沿革表三

統禮制循環表可見先儒雖主此說於經少所依附今按其說當於詩春秋中求之四代無沿革而名號小有異同此即三統例之大端至於服色牲器猶其小焉者矣董子云九而易者大九州九洛九主之說也五而易者五帝循環小雅五際說也四而易者尚書說也以三而易者三頌說也以二而易者魯商中外文質說也今以三統立爲一專門先就各經立表考其同異更輯傳說之有明文者以補之以爲一類然後掇拾羣經異義可以三統說者歸爲續表而四代眞制之表附於其後總爲一書名曰三統不惟經學易明而孔子百世可知

之意亦見矣今已改三統不能循環者爲三世進化表矣三統立說孔子時已然非後儒所附會如宰我言社樹戴記中所引孔子言四代者是也王制國語祭法廟制與春秋詩孝經時祭皆當以三統說之旣知此非眞四代制又知此爲百世立法又推本經書爲主以收傳記之說更推考異義以化畛域此例一明而羣經因之以明矣

禮儀與制度有異禮爲司徒所掌如今之儀注卽儀禮是也制度則經營天下裁成萬類無所不包如王制是也制度最大最要禮儀特其中一門欲收通經致用之

效急宜從制度一門用功若沾沾儀節不惟不能宏通人亦多至迂腐劉子政別錄制度爲專門與禮儀別出至儀禮經傳通解禮經綱目秦氏通攷皆以禮包制度大失經意今特升王制爲制度統宗禮經儀注之文歸於司徒六禮而已能悟此旨經學乃爲有用之書

舊用東漢許鄭說以同王制者爲今同周禮者爲古丁酉以來始以帝王分門不用今古之說蓋哀平以前博士惟傳王制而海外帝德之學隱而未明自漢以後囿於海禁專詳禹貢五千里之制自明以後海禁大開乃知帝德詩易之學始有統宗至於王道之學亦各有宗

派魯學居近孔子穀梁魯詩專爲魯學齊學雖與魯小
異然實爲今學弟子各尊所聞異地傳授不能皆同如
公羊今學也而禮與穀梁不盡同國語今學也而廟祭
與王制多反此中多爲三統異說孔子旣定禮經更於
其中立三統之制以盡其變弟子各據所聞以自立說
皆引孔子爲證王制多大綱故不能盡包羣經異義此
爲大宗他如時制可徵者左傳之世卿昏同姓不親迎
喪不三年與孟子之徹法魯滕不行三年喪此皆當時
之行事與六經不同者也又王制統言綱領文多不具
春秋詩書儀禮禮記所言節目多出其外實爲王制細

飾佚與貌異心同如明堂靈臺月令之類是也此此類經無明文各以己意相釋此潤澤之異禮也又今禮記多先師由經文推得之文如諸書皆言四時祭當爲定制而孝經先師只言春秋二祭則以孝經無冬夏明文也諸書時祭名烝嘗皆同而春夏祭名互異則以嘗烝經中有明文而春夏無明文也凡此皆先師緣飾經文別以聞見足成非經之異說也今於劉歆以前異禮統以此四例歸之不立古學名目

舊專据王制以爲今學凡節目小異者遂歸入古學當入異義如祭法廟制祭期與國語同而荀子亦有此說

祭法有祧有明堂王制無之而孔子言祧言明堂者不一而足此不能盡指爲異義說也盡聖人訂制先立大綱細節則多備三統之文大綱之封建職官選舉學校羣書皆同而細節則小異矣卽以廟制言大綱之七廟祀天神人鬼莫不同而細節則小異祭法有日月之祀孝經只春秋二祭配天郊禘說各不同此三統文質改變之說也又漢去春秋久今本王制爲先師之一本嚴顏公羊二本猶自不同欲以一本括盡今學勢所不能今欲舉王制括今學當以經文爲主如治公羊者欲用王制而本傳說與王制說不同者則先標舉經文次錄

傳記以後再錄三統潤澤異說然後王制廣大足以包括羣經不致小有異同輒屏爲異說如禮記孔子禮說與王制多異固有依附然其說多與六藝合則不能屏爲異說必有此例然後王制足以包之此爲專治王制者言如專家舉一經推合王制則但明本經不涉異說若再牽涉徒滋煩擾師說參差莫如戴記今郎以治戴記之法治王制使歸統制參觀以求思過半矣

或以諸子皆欲傳教人思改制以法孔子此大誤也今攷子書皆春秋後四科流派託之古人案以言立教開於孔子春秋以前但有藝術卜筮之書凡子家皆出於

孔子以後由四科而分九流皆託名古人實非古書又今所傳子書半由掇拾及雜採古書如弟子職地員等篇乃經傳師說漢初收書祕府坿管子以行管子亦非其自作乃後人爲其學祖之故其中多今學專家之語並有明言春秋詩書之教者今當逐書細攷不能据人据時爲斷至於司馬法縱横等書出於政事言語科亦爲四科流派苟有會心所見無非道不僅於其中摘錄足證今學以備攷究已也

欲知王制統宗今學觀輯義自明欲實明改制之意非輯四代古制佚說不能此書輯成則改制之說不煩言而解大約春秋所

議者皆改制事又別以五經爲主凡與經不合者皆周制今古制佚存輯以左傳國語爲大宗子史傳記緯候皆在所取與王制輯證同如孟子言周人徹此周人無公田之證滕嘗不行三年喪齊宣短喪公孫丑答以期皆周喪期之證佚周制輯全然後補輯二帝夏殷之制以見尚書之譯改如墨子夏喪三月可見堯典高宗三年之文皆非原文深通此旨然後知王制爲新制而周禮之爲海外會典與古文家之謬說者亦可見矣

六經有小大久暫之分春秋地祇三千里爲時二百四十年尚書地祇五千里爲時二千年詩地域至三萬里

爲時百世所謂無疆無數易則六合以外莊子云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以內論而不議春秋先王之志聖人切磋而不舍此六藝大小之所以分飲器有套杯小大相容密合無閒以六藝比之易爲大詩爲易所包書爲詩所包春秋爲書所包春秋爲最小最暫易最大最久此層次之分大小之別而統歸於孝經孝經一以貫之總括六藝歸入忠恕此聖人一貫之學謂以孝貫六經也

西人八大帝王傳亦如尙書之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文字今古有埃及希臘之分孔子繙經正如西人用埃

及古文說八大帝事實以古言譯古書所以謂之疋言通古今語而今之談西事者謂耶蘇以前西教實同孔子耶蘇因其不便乃改之此蓋西人入中國久思欲求勝遂謂西方古教亦同中國耶蘇改舊教亦如孔子譯帝王之書以爲經時人但知今言不知古語好古之士遂可借古文而自行己意其說雖不足据然凡立教番譯古書以爲說則同也

舊以易爲孔子作十翼爲先師作或疑此說過創今按陳東浦已不敢以易爲文王作矣以十翼爲大傳始於史記宋廬陵慈湖皆云非孔子作黃東發陳東浦以誠

卦爲卦影之學非解經而作必非孔子所作尤與子說相合十翼既非孔子作則經之爲孔子作無疑矣或疑十翼多精語非先師所能今按大傳最古當出於七十弟子之手且多引孔子語宜其精粹又或疑十翼多孔子釋易之語必不自作自釋不知喪服春秋皆孔子作孔子解釋不一而足若孔子一人自作十翼何以乾坤彖象文言重複別出自相解釋毫無義例乎人但據繫辭文王與紂之時一語遂誤周文王又因三易周易左傳引其文在孔子先遂酷信俗說經出文周孔子但作傳翼故自古至今迷而不悟也經話乙篇別有詳說

先儒以易經爲文周作皆誤解三易之周易攷左國言周易皆一變五爻變今以周爲周游六虛之周非代名則文周之說自潰敗矣再以十二證明之作易之人與文王紂事相值故詞多憂患非以爲文王自作今据大傳不質言文王作其證一也十翼乃先師記錄師說引孔子語最多與公穀喪服傳同例必非孔子自撰先儒以經歸之文周不得不以傳歸之孔子二也爻辭有姬文以後事必不出於姬文三也十翼乃傳體注疏之先路孔子作經必不爲姬文作注四也郊特牲商得坤乾此未修易之原有蓋本孔子本之作易亦如本魯史修

春秋經並非文周作五也汲冢本無十翼司馬談稱繫辭爲大傳與尙書喪服同例卽不能謂經文必作於孔子若大傳則必不出孔子六也初以經屬文王東漢乃添入周公朱子遂謂四聖人之易各不相同後人因割裂四分提要比之殺人行刼一國不止三公流弊無窮七也三易分三代說不確卽使果分三代孔子得之商人本傳以爲殷末亦必非周代之新本八也序卦說卦皆先師推演之言諸家傳本各不同繫辭體同外傳引孔子說而以易證之必非孔子作九也六經皆孔子据舊文亦作亦述以十翼歸之孔子作傳不述經與五經

不一例十也必信左國文言四德早見穆姜士冀亦多舊文十一也易與詩同爲大統下俟百世之書重規疊矩互相起發必出一手繫辭文辭雜沓非一人所作與氏曾經審訂二也後師反因繫辭而附會以爲文王作蓋誤讀左國周禮三易文多出孔子以前因而誤爲此說故也

舊於儀禮經記分爲今古非也按周時禮儀上下名分不嚴大約如今西人之制孔子作禮明尊卑別同異以去僭亂之源凡禮多出於孔子傳記以爲從周者託辭也儀禮爲孔子所出孺悲傳士喪禮可證蓋儀禮爲王制司徒六

禮之教與春秋禮制全同亦爲經制非果周之舊文而記乃孔子弟子所記也今將經記同爲經制爲素王所訂之禮經三百先師所云制禮正樂者是也

論語讖子夏等六十四人撰孔子微言以事素王今按孔子作六藝撰述微意全在論語詩爲五經之凡例論語者又六藝之凡例也其中多師弟傳心精微隱祕之言與夫商酌損益之說故其言改制及六藝者百餘章欲知六藝根源宜從論語始惟漢以後此義失傳舊解多誤不可復見本意耳

戴記孟荀所記史事全本六藝爲說此賢爲聖譯緣飾

經文以聖爲歸者也其中有時事一例閒與六藝相反欲紀行事不能全失其眞固秉筆一定之勢然緣飾例足以收合同之效而時事例更以見改制之功使必全淹沒實迹反使人疑三代眞是如此聖人制作之功必全淹沒不可見今人讀史記皆知記春秋以前事全爲經說不可以史例之乃欲以國語爲史文左氏爲史官無論其書非史其人非史萬不能以史立說若果存一當時眞史如元朝秘史與紀年之比則誠如史公所言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矣六藝無傳記不能孤行聖經非賢傳亦難於自立孔子改舊文以爲經左戴

假六經以爲傳經存經義傳存傳說故有素王素臣之稱素王不專說春秋素臣實亦不可獨以春秋說之也故讀左國當以經說讀之不可以爲史文若左國之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又爲大統師說葢史公尊信尙書以唐虞爲斷又因大戴帝德帝繫姓乃作五帝紀則又大統道德之說矣

孔子雅推桓文孟子鄙薄五伯此時勢不同故孟子專言王天下其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謂鄙薄不屑稱法或遂疑左氏爲非弟子故公穀爲春秋作傳例弟子問及事實師亦開引答之不問則不詳非不見事傳

也荀子稍後於孟紀春秋遺事甚詳亦公穀學史公學公羊世家本春秋譜牒爲說又云鐸氏韓非呂氏多本春秋貴子用左氏尤多此左氏通行之證也董子云春秋重義不重事但謂不重非全不學公穀師說不重事謂義較事尤重非先師不傳事也後人重左氏者輒以左氏爲史官謂公穀不詳事果爲史則一經必有一傳不應詳略懸殊攷二傳說事多出左氏外凡二傳微文孤義不能詳備者左傳亦皆無說如祭伯來肆大眚郭公之類是也不知春秋記大事以明禍福得失可以史例如國史所記經所記小事多詳禮制闡發微義其細已甚

史所不詳且春秋有筆有削史所有而削之爲削史所無而加之爲筆傳曰我無加損是有加例可知舊無而新䞇之制則不得不見祭伯祭仲祭叔單伯女叔原仲當時諸人曾否爲監不可知也此等事乃欲以史法言之則難矣故左氏原書本爲國語惟有大事不詳瑣屑不能有一經必有一傳也總之春秋之功全在定一王之制以爲萬世法不徒劉四罵人亂臣賊子懼謂其改制作絕亂源失爲厲之階非謂褒貶而已經傳果爲史法則不足重南史董狐之書故不傳若以爲經學則不徒以史例責之矣

論語之左邱明即子夏所謂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者蓋倒裝句法師生一氣賢爲聖譯故見解好惡相同

聖門文學爲傳經先師以游夏爲主即博士之根源爲儒家之統宗道家專詳帝道後來文學詳於王制自命爲孔子嫡派道家遂自外而別以黃老爲主實則皆弟子所傳爲德行科蓋德行皆帝學流爲道家文學主六經別爲儒家學者須知二派皆孔子弟子實則道家地步高於儒家以所祖顏閔冉仲固在游夏之上所以列莊子顏閔多所推尙所訶病者小人儒家之孔子也

國語上始穆王下終三家分晉此不傳春秋之實據孔子六藝由舊文而繙新義國語紀事亦由史事而加潤色孔子舉新事託之帝王賢者舉六藝緣飾於史事其用心正同今於左傳分出春秋說原書不但傳春秋兼足爲六藝之傳所言皆佚聞軼節蓋各經師說左實爲總括其書當與戴記同重此爲弟子依經立義非眞史文當時亦絕無此等實事若當日眞史文則全爲四代禮制佚存所錄與六藝相反者也今言左傳不傳春秋乃尊左氏之至非駁之也若以爲眞史文專爲春秋而作則反小視之且其事不見於經則史文皆在可删之

例矣

泰西八大帝王平大災禦大難與夫開闢疆宇如華盛頓之類中國古之帝王實亦如此夫約孔子未出之先中國即如今之西人於保庶兵食之制詳哉言之而惟倫教未極修明孔子乃專以言立教詳倫理六經一出世俗盡變以今日之中國論則誠所謂文敝先師所謂周末文敝者爲今之天下言也服習孔教久則兵食之事多從簡略故百世以下則以文質合中爲一大例合通地球不能再出孔子則以海外通中國沾孔子教化即如孔子再生今日西人問孔子之教即與春秋時閒

孔子之言相同學者不見孔子未生以前之中國觀於今之西人可以悟矣

采風記言西人希臘教言君臣父子夫婦之綱紀與中國同耶蘇出而改之蓋采之近人之說竊以此言爲失實三綱之說非明備以後不能興既興以後則不能滅西人舊法不用三綱恐中人鄙夷之則以爲古實有之非中國所獨有因其不便乃改之則使中國教失所恃西教乃可專行中人不察蠢然附和以爲耶蘇大力足以改孔子之制此最爲誤謬六經中如禹貢言九州平治後周初乃斷髮文身蓽路藍縷以爲由中國而變夷

狄則與耶穌改三綱之說同既經立教則萬無改變之理緣立教在文明以後由人情而作非逼勒強迫既作之後人人服習則亦萬無議改之理今之西人如春秋以前之中國兵食之政方極修明無緣二千年前已有教化以中國言之無論遠近荒徼土司猺獞凡一經沾被教化惟有日深一日從無劃然改變之事故至于今中國五千里皆沾聖教並無夷狄之可言以一經教化則從無由夏變夷之理也

歴觀前代聚天下奇才博學積久必成一絕技超前絕後實至名歸唐之詩歌明之　制義久爲定論　國朝詁

事不及古惟經學一門超軼唐漢爲一代絕業漢人雖近古西漢舊籍百不存一東漢囿於古文賈馬許鄭別爲新派不似 國朝精心孤詣直湊單微由東漢以溯西漢由西漢以追先秦人才衆多著述宏富羣力所趨數十年風氣一變毎況愈上燦然明備與荀鄭爭富美一埽破碎支離之積習前人云神化之事今不及古惟算學弈碁獨勝古昔蓋形迹之事心思日闢日開前輩所能後賢可以掇拾踵事臻華後來居上亦如西人格致諸學日盛一日其進不已經學之用心與算弈同故風會所趨亦同西學目前已如此再數百年後其休明

不知更爲何如詩歌帖括體用皆不及經學之尊留此至詣以待時賢百世可知驗小推大天意有在其孤詣獨造不有默默者爲之引導乎

歷代科舉專精之業皆數十年風氣一變唐宋詩文無論已明之制義相傳有成宏正嘉隆萬天崇等派分年畫代不爲苟同亦如唐詩之初盛中晚宋詩之西崑元祐江西四靈江湖　國朝經學大約可分爲四派曰順康曰雍乾曰嘉道曰咸同　國初承明季空陋之弊顧黃胡姜王萬閻朱諸老內宋外漢考核辨論不出紫陽範曰游心文周不知有尼山也惠戴挺出獨標漢幟收

殘拾墜零璧斷圭頗近骨董家名衍漢學實則宗法莽歆與西漢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語江段王朱諸家以聲音訓詁校勘提倡天下經傳遂遭蹂躪不讀本經專据書鈔藝文隱僻諸書刊寫誤文据爲古本改易經字白首盤旋不出尋文諸家勘校可謂古書忠臣但畢生勤勞實未一飽蔡韋二陳著論漸別今古由粗而精情勢然也李張龔魏推尋漢法訟言攻鄭比之莽操罪浮桀紂思欲追踪西漢尚未能抵隙古文咸同以來由委溯源始知尊法孟荀開創難工踵事易效因其宜耳綜其終始窮則必通以橫詆縱後止終勝廿年以來讀遺書

詢師友昔賢構室我來安居舊解已融新機忽闢平分今古不廢江河初則周聖孔師無所左右繼乃採源竟委若有短長博綜同學分類研精圖窮匕首乃見附綴不類生成乃如宋元辟雍鍾鼓獨享一人六藝同原貫以一孔斯事重大豈敢任情既風會之所趨又形勢之交迫營室求安菟裘乃捌師友藥言佩領夙夜事與心違未得輕改由衷之言有如皦日風疾馬良時懼背道中國譚天家舊法皆謂天動地靜西人改爲地動天虛中土初聳莫不河漢其言積久相習以爲定論搜攷古說乃多與相同舊說六經誤据左國以爲攷周國史所

撰孔子傳述之今以爲孔子所作託之帝王地靜天動
與地動天虛節氣晝夜事無二致其所以斤斤致辯者
亦如西法得之目驗積久推測確有實驗不能舍實据
而談空理且徵之古書亦如地有四游明文朗載且自
東漢以後皆主文周秦火經殘以孔子爲傳述家其說
孤行二千年道術分裂人才困絀其利弊可數劉歆移
太常博士書於十四博士之外請更立三事謂以廣異
義尊道術今新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歲月積累居然
別成一家舊說之外兼存此義未爲不可如必深固閉
絕殊失博采兼收之道況留此以待後來審定安知地

動天虛久之不成爲定論事理無窮聰明有限是丹非素未免不公先迂後合事所常有姑妄言之何妨妄聽之乎勸學篇以開民智爲主此編蓋以中法開士智使不以村學究自畫

德陽劉介卿子雄舍人心思精銳好闢新說因讀今古學攷遂不肯治經以爲治經不講今古是爲野戰講今古又不免抬人牙慧故舍經學耑工詩辭又以周禮删劉爲閹割之法於已說相迕指爲竄改不免武斷必羣經傳記無一不通方爲精博今以大統說周禮舊所閹割之條悉化朽腐爲神奇惜舍人不及見之也

國初蔣大鴻言墓宅理氣之學獨標元解宗法古初力

攻明中葉晚出之玉尺經或乃不取其書詆其以一人凡見欲盡廢相傳之舊說謂前人無一是處殊屬偏執云云竊以此事當論是非不當論從違之多寡卽尚書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左傳乃以一人爲衆此論是非不計人數之明說蔣說雖於時術不合證之古書實乃相同則其所欲去者晚近謬說耳用備一說奚不可者

南皮張尚書不喜今古學考謂余但學會胡不必師法虬髯并謂洞穴皆各有主難於自立今乃由春秋推尙書推詩易六合內外悉歸部屬然皇帝各有分司恩不過借箸而籌淮陰之策楚項諸葛之論魏吳功成身退

與倫胡賓出一送杖履逍遥退耕畎畝劉秉忠劉青田
何嘗不參預秘謀亦終不失臣節
隋志陸録所談各經源流謬種百出百無一眞證以史
漢其說自破近人言經學以紀曉嵐爲依歸當時譚經
諸家融而未明紀氏專心唐宋小說雜聞未能潛研古
昔正書以辭賦之才改而說經終非當行又以隋志陸
録爲宗旨故所說經籍不脫小說讕聞疑誤後學受患
頗深如說周禮以爲周公舊稿後來人非周公隨時脩
改久之當時已不能行云云是比政和禮開元禮猶不
足何足以爲經使人誦習傳之萬世毛詩序傳出於[illegible]

宏如大小毛公名字叔姪官爵等說皆出䓁書以後乃誤爲眞其說二人員如孫悟空猪八戒此等游戲評詩談藝則爲高手解經則成兒戲又如書坊僞端木詩序申培詩傳其書竄亂刪削至爲陋劣旣明知其僞乃又摘論其中數條以爲義可兼存似此猶可存則又何不可存大抵紀氏喜記䧟書好行小慧于史學辭章尚有微長至於經說非其素業故於各經論述幾不知世間有博士何論孔子時賢推尙紀氏故略發其說於此大致悠謬者多不足與細辨也

國朝雍乾以後鄭學盛行誤信孔氏疏不破注之邪說

盜道周孔錯不言馬鄭非積習移人牢不可破嘉道以後龔李諸賢始昌言攻之然亦如晉王子雍一生專與鄭爲難乃全不得其病痛所在攻鄭學自魏晉以後盛行千餘年其人人品高號爲經師完人至細攷其著作實不見所長詩書二經推廚禮以爲說强四代經文以就其誤解之周禮固無論矣平生著述三禮爲優周禮又其本中之本大行人注言周之疆域方七千里天子以方千里者一爲王畿州牧各得方千里者六以一州牧大於天子五倍似此謬妄婦孺皆知其非周禮以制度爲主制度以封建爲首綱根本已失其餘均不足觀

王莽傳莽女為后十一媵是天子一娶十二女王莽晚自娶則有百十二女明係歆等坿會誤說然經無明文儘可改正鄭說六鄉六遂與王莽傳不同是鄭君改其說乃造十五日進御之說其注百事多略惟此條最詳推考變節無所不至經所稱孤本卽世子指春秋齊曹世子而言乃以為三孤經所見諸孤字皆非王臣則又僞造大國孤一人之說誤中又誤夢中又夢其注儀禮至以諸公為卽大國之孤孤何得稱諸公饗禮卽鄉飲酒明知今古文饗皆作鄉何不注於題下乃以饗禮為亾饗禮與鄉人飲酒禮飾隆殺不同鄭明知漢時所行鄉人飲酒禮儀節簡為

欲實周禮鄉字之說亦遂以爲眞鄉黨所行之禮李氏
但詆其破壞家法不知卽以專家論鄭君于周禮儀禮
已多不能通又何論其於今古相亂之旁失考鄭於各
經大綱雖多不得本旨舊頗稱其細節如宮室衣服儀
節實爲精密然大端已誤細節殊無足取且進而攷其
細節亦多因強附周禮而誤余學專欲自明不喜攻人
但鄭君空負盛名實多巨誤後生以之爲天人望洋而
歎莫敢考索故由鄭學入手者如入迷途久而迂謬成
習以所注之書無一明通之條後人讀之如飲迷藥爲
後賢袪疑起見偶一言之以示其例耳近來談學校者

力求簡約爲士人省力以爲讀西書之地觀諸家所列諸書仍無門徑條理過簡則謂日月可完少繁則老死不能盡且所列近人義疏沈沒於聲音訓詁卽使倍誦如流其於致用奚啻千里西人謂海王星光十二年方至地球從諸賢仰望孔子恐十二年其光仍不能到以相去不止海王與地球之遠也

近賢論述皆以小學爲治經入手鄙說乃易以王制通經致用於政事爲近綜大綱略小節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讀經讀史更推之近事迎刃而解勸學篇言學西藝不如西政近賢聲訓之學迂曲不適用究其所得一知

半解無濟實用遠不及西人之語言文字可俾實效讀王制則學西政之義政高於萩如段氏說文王氏經傳釋辭經義述聞卽使全通其說不過資談柄繡槃帨與帖括之墨調濫套實爲魯衞之政語之政事經濟仍屬范眛國家承平藉爲文飾休明之具與吟風嘲月之詩賦事同一律未爲不可若欲由此致用則炊沙作飯勢所不行釋家有文學派聲訓之訓正如龍龕手鑑一切經音義枝中之枝從王制入手則如直指心原立得成果以救時言王制之易小學亦如策論之易八比試帖也非禁人治訓詁文字特不可溺沒終身耳

阮刻學海堂經解多嘉道以前之書篇目雖重精華甚少一字之說盈篇屢牘一句之義眾說紛紜蓋上半無經學皆不急之考訂下半亦非經學皆經籍纂詁之子孫凡事有末有本典章流別本也形聲字體末也諸書循末忘本纖細破碎牛毛繭絲蘇猴楮葉皆爲小巧郎詩經而論當考其典章宗旨毛鄭所說相去幾何而辨論其異同之書屢見疊出樂之爲樂爲療永之爲羕爲泳有何關係必不可苟同以尙書論今古二家宗旨在於制度文字本可出入不問辭專考字不問篇專詳句說堯典二字三萬言詢以義和是何制度茫然也近人

集以爲彙解一字每條所收數十說問其得失異同之故雖老師宿儒不能舉又如用其法以課士一題說者數十百人納卷以後詢以本義究竟如何舊說孰得孰失論辨異同之關係何在皆茫然不能對蓋嘗蹈沒其中十數年身受其困備知其甘苦利害以爲此皆不急之辨無用之學故決然舍去別求所以安身立命之術積久而得王制握綱領考原流無不迎刄而解以之讀羣經乃知康莊大道都會名區絕無足音考求舊游之車轍馬跡亦不可得徒見荆棘叢中窮隘巷港積屍如麻非黑暗不見天日則磨旋不得出路父子師弟相繼

寃屈而不自悟其非蓋得其要領則枝節自明且悟其旨歸文字可以出入苟循枝委則治絲而棼予深入網羅幸而佚出舉覆敗以爲後來告願不似余之再入迷人也爲今之計以人才爲主不願天下再蹈入此之理學音訓之漢學以困人才初以王制說春秋於其中分二伯八伯卒正監者同學大譁以爲怪誕師友譏訕教戒不一而足予舉二伯方伯穀公傳有明文或乃以爲穀言二伯但可言二伯公言方伯但可言方伯積久說成乃不見其可怪近日講詩易亦羣以爲言不知實有所見不如此萬不可通苟如此則證据確鑿形神皆合因多有後信詩說改名齊

學自託於一家亦以大統之說齊詩甚多非積十數年精力盡袪羣疑各標精要不能息眾謗而杜羣疑昌黎爲文猶不顧非笑何況千年絕學敢徇世俗之情又初得一說不免圭角嶮巇久之融化鋒鋩漸歸平易使能卒業如三傳則安置平地任人環攻世俗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自審十年以後必能如三傳之化險爲夷藏鋒斂刃相與雍容揖讓以共樂其成不敢因人言而自沮也

盧鄭之學專以周禮爲主因王制與之相近故盧以爲博士所造鄭以爲夏殷禮學者不知爲仇口之言深信

其說入於骨髓竊治經以求實用爲歸違經則雖古書不可用合經則卽近人新作亦可寳貴鄭君序王制爲古制本爲祖周禮以駁異已乃其周禮注內外封國本經缺略反引王制以補其說左國孟荀以周人言周制莫不同於王制與周禮迕北宮錡明問周制孟子答與王制同則何得以爲夏殷制蓋因畿內封國二書各舉一端孟子所舉上中卿上中大夫上中士王制則專指下卿下大夫下士互文相起其義乃全（王制圖表中立表已明）使二書同文反失其精妙說者乃謂王制誤鈔孟子此等臆說流傳已久雖高明亦頗惑之此經學所以不明也

且鄭因王制異周禮而惡排之不知二書不同亦如孟子之異王制周禮王制分主小大二統互文相起妙義環生亦如孟子王制妙在不同彼此缺文以互見相起周禮非用王制大綱且多缺略不能備本骨肉至親乃視等寇仇此東漢以下所以無通才子之所以不敢苟同昔賢者正以見二書合通之妙兄弟夫婦形體相連同室操戈互鬭何時了也

王刻江陰續經解選擇不精由於曲狥情面與表章同鄉前半所選多阮刻不取之書故精華甚少後半道咸諸書頗稱精要陳氏父子詩書遺說雖未經排纂頗傷

繁宄然獨取今文力追西漢魏晉以來無此識力邵禮經通論以經本爲全石破天驚理至平易超前絕後爲二千年未有之奇書考東漢以來惟經殘秦火一說爲庠序洪水猛獸遺害無窮劉歆移書但請立三事廣異聞未嘗倡言六經爲秦火燒殘古文家報復博士乃徐造博士六經不全之說（詳古學考）矣補篇章虛擬序目種種流毒原是而起且自經殘一說盛行學人平時追憾秦火視諸經皆爲斷簡殘篇常有意外得覩全文之想其視經已在可增可減可存可亾之例一遇疑難不再細考求通有秦火一說可以歸獄故東漢以下遂無專心

致志推究遺經之人殘經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安知所疑所考者不適在亾篇內故經殘一說為儒門第一魔障余因亂說乃持諸經皆全亦備為孔修蓋授初學一經首飭之曰經皆全文責無旁貸先求經為全文之所以然力反殘佚俗說然後專心致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專一之餘鬼神相告故學者必持經全札硬營打死仗心思一專靈境忽闢大義微言乃可徐引故予以邵書為超前絕後為東漢下暗室明燈鄭以饗禮為亾不知饗即本經之鄉飲酒禮別有饗禮補釋二卷

初刊今古學攷說者謂爲以經濟解經之專書天下名

流因本許何翕無異議再撰古學考外閒不知心苦以為詭激求名嘗有人持書數千言力詆改作之非並要挾以改則劖稿否則入集一似眞有實見堅不可破者乃杯酒之間頓釋前疑改從新法非莊子所謂是非無定蓋馬鄭以孤陋不通之說獨行二千年描聲繪影之徒種種囈夢如塗塗附自揣所陳至爲明通然我所据彼方持以自助何能頓化彼既入迷已深化虛成是舉國皆狂反以不狂爲狂然就予所見海內通人未嘗相迕蓋其先飮迷藥各人所中經絡不同就彼所持一爲點化皆反戈相向歷考各人受病之方投之解藥無不

立蘇但其積年魔障偶爾神光何能竟絶根株一暴十寒羣邪復聚所持愈堅又或如昌黎原毀爭意見不論是非聚蚊成雷先入固閉自樂其迷願以終老當此惟啜糟自祼和光同塵蓋彼既無求化之心不能與之莊語萬物浮沈各有品格並育並行何有定解哉

通經致用爲儒林之標準漢儒引春秋折獄立明堂議辟雍各舉本經以對博士明達政體其官多至宰輔余既立王制以埽一切支離破碎無用之說不急之辨以王制爲經以典考諸書爲之傳說習王制者先攻通典通典既通然後再爲推廣提綱挈領朞年即可畢工通

典先經後史源委分明經史精華皆在於是典考之學尤以輿地一門爲先務所有職官封建井田學校選舉兵制食貨治法大端輿地在先而後諸政因輿地而起古今解經必先疆域一門而後諸事隨之而立說春秋尚書者必先攷禹貢圖說詩易者必先攷車幅圖今於上卷附禹貢圖下卷末附車幅圖以示學人入門之捷徑春秋尚書皆所以明五千里內之政事詩易皆所以明方三萬里之政事典攷既通如有餘力各隨所近推之別門不能旁及但明典攷亦不失爲通儒

古人讀書有闕疑存疑兩條所以愛惜精力使得耑心

要理諸葛武侯讀書但觀大意政事文章超前絕後蓋以此也近賢不務大綱喜矜小巧如孔子生卒攷舊有兩說參差不同苟通其意數言可了孔氏著爲崇書海內矜爲秘本轉相傳刻學者閱讀已畢詢其所以然之故諸說紛紜迄不能明是有書如無書也近人長江圖說以文字說古地名輾轉附會苟用其法雖以禹貢全域說在蜀亦可俗諺所謂山水遷居者也

壽陽祁相國約諸名士以其先人郝奚字貢羊命題使各撰一篇諸名士以聲音通叚說之將三字互相改變至數十說迄無定解苟用其法無論諸人各衍一說使

一人操筆衍爲數十百說亦數百可成此眞所謂畫鬼神爲兒戲在壽陽幾於玩弄其先人乃互相傳刻以爲美譚經傳草木鳥獸旣今古變種異名又南北方輿同異專好矜奇炫博漫衍魚龍即如九穀養生之原人所易知九穀攷演爲圖說集成叁帖說者竟茫然不能指實邵氏爾疋有闕疑不說之條郝氏乃舉其闕略者悉爲衍說當時以郝氏晚出後勝於前積久攷其所補諸條實怳惚無實用故近人轉謂邵勝於郝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使綱舉目張未爲不可乃諸家謙讓未遑以識小自居謬種流傳遂以小加大若天地至要至急之物

無過於此不知典攷之學綱領最爲詳明苟得要領事半功倍諸賢所望而生畏者乃實簡要所擇居之下流乃實萬難此等不急之辨無用之學莊子比之棘猴楮葉余于周禮凡例標闕疑一門凡一切古有今無及古法失傳之事皆存而不論削除荆棘自顯康莊不再似前人之說夢詅癡也

漢人今古二派今作古述竊以述爲主左國作爲主列莊攷公穀說經直稱傳說以經主孔子以傳主先師稱心而譚自我作古此博士揣主孔子制作六經之本旨也其弊也悍肆游移左國立說以矯之務以各經歸之

古人易文言之四德春秋之義例論語之克已復禮之類有孔子明文者皆歸之春秋時人如穆姜申須子產叔向之類班氏所謂不以空言說經者也古學尚主此派舉六藝一概歸之古人至于列莊則以六經為芻狗諸書為糟粕託辭詆譏其實所詆非實孔子蓋謂左國所言之孔子如左國以孔子為傳述家襍取皇帝王伯舊事陳言收藏傳述如昭明之文選呂東萊之文鑑拾人牙慧不得與于作者之林六藝分崩瓦解殘脫割製如近人經說於刪詩修春秋序書皆攻其說而不信以六經皆原文於孔子毫無相干然其弊也庸昧糊衕二

說關分兩門互有利弊莊列之說爲微言左國之學爲大義古文家孤行千餘年其害於學術政事與八股等

微言之學經始萌芽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經說有文質相救之法文敝繼以質質敝繼以文當其文質初改之日弊已深不能不改亦不敢謂所改者之無弊陰陽寒暑循環反復相反相成蓋左國大義近於文莊列微言近於質中國文法二千餘年而易以質古文之說亦二千餘年而易以今事實相因宗旨亦相同也

經學與史學不同史以斷代爲準經乃百代之書史泛言考訂錄其沿革故禹貢雖指春秋大事表皆以史說

經不得爲經學讀禹貢須知五千里爲百世而作不沾沾爲夏禹之一代而言當與車輻圖對勘詳內八州而略要荒十二州以禹貢沿邊要荒不更別立州名之內外十二州山水部屬實附見于內八州中九州惟豫兗不見夷字夷蔡皆要荒小服附見邊州非謂內州之夷共敘九州用大乙行九宮法始東北終西北每正方見岳名餘附岳名以見徐收附東岳諸州可例推五服加三即爲九畿圖九畿三倍乃爲車輻圖春秋以九州分中外是春秋以前疆域尙未及三千里春秋收南服乃立九州不及要荒尙書乃成五千里定制周公篇又由海

內以推海外此皆禹貢之微言大義胡氏概不詳經義泛泛考證故以為史學而不足以言經學

經書以物理為二大門尚書禹貢為物之主洪範為理之本以禹貢為案而以洪範推行之禹貢略如漢學洪範略如宋學一實一虛一物一事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據禹貢以言物乃知漢師破碎支離之不足以為學據洪範言理乃知理由事出宋人空虛惝恍之不足以為學尚書此二篇與諸篇體例不同乃羣經之總例不但為尚書發以此立學明白簡要與漢宋同床異夢

古制佚存凡例與春秋時人載記所傳皆言清行濁故

于古制分新舊例凡古事與經不同者皆爲眞古事以禮樂二經出於孔修如同姓昏三年喪親迎喪服烝報諸條其明證劉室主人引東昏齊高隨煬爲据謂禮樂已定之後未嘗無怪誕狂亂之人竊以擬非其倫所引諸人皆後世所謂人面畜鳴亾身喪家當時羣相叱怪後世引爲大戒若周穆王齊桓公魯昭公哀公子張子貢所行所疑何得以惡鴟怪獸相比倫禮喪必去官春秋記魯大夫父死子即服事出使禮不世卿列國卿大夫幾無不世者在當時爲通行與高澄東昏隨煬千萬中不得一二者迥殊因其相攻本義愈顯故予以春秋

以前之中國卽今日之西人如齊桓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衞宣楚靈上烝下報者西人近絕無其事蓋其通商已近三百年耳濡目染漸革舊俗今日之西人實較春秋前之中人爲文明是古非今俗說與情事正相反

古學祖劉歆以周公爲六藝主孔子爲傳述家所言事事與移書相反蓋移書本用博士舊法以六藝歸之孔修首以微言大義歸之孔門若如馬鄭諸家旣不主孔子更何有微言大義之可言每經皆有義例在文字之外如數術之卜筮以及鐵板數靑囊經皆別有起例在本書之外不得本例但望文生訓如何能通不惟經說

郎李義山吳梅村詩集作注者必先于本文之外詳其時事履歷性情嗜好並其交游贈達當時朝廷盛衰政輔忠佞然後能注區區後人文詩千萬不足與經比猶於文字外無限推索方能得其本旨乃東漢以下之經學則不必先求本師預考文例但能識字解義按照本文詳其句讀明其訓詁卽爲經說眞所謂望文生訓不求其端不竟其委但能識丁便可作傳除公羊外今所行之十二經注疏一言以做之曰望文生訓而已新注吳集相去未遠文字之外究心實多以今日初識筆畫之童蒙說古昔聖神之微旨而謂如盲詞市簿一見能

解一關能知豈不哀乎學者亦嘗假四字以爲說實則
阮王二刻能逃望文生訓者甯有幾人蓋欲求義例必
先有師不能得師必先於各經先師傳說義例未讀經
先考之至精至熟然後可以讀經此法久絕合宇內老
師宿儒誰能免此弊劉歆初言微言後力反其說顧學
者讀漢臣劉歆書勿用新室劉秀顛倒六經之法也
井研庚子新修縣志所撰四益叢書備蒙採入經籍志
四部共百四五十種參用提要及經義考之例序跋之
外別撰提要子姓友朋及門分撰者各錄姓名先曾爲
序例志本以文繁多從刪節又家藏本如楚詞文集之

經緯有增補詩易二經舊說未定亦多删改然庚子以前所有舊述縣志詳矣家藏本存以待改將來刊刻必與志本有同異然小大二統規模志本粗具矣

宋元明理學家皆有學案予於今古學攷古學攷外別撰兩漢學案四卷西漢主微言東漢主大義大義主左國微言則主列莊蓋左國以孔子爲述爲不以空言說經之舊法主持此說必須用論語好古敏求擇改並行之說六藝雖爲舊文孔子手定別黑白定一尊凡沿革與不善之條悉經删削盡于歷代美善皆别與定一尊如田賦取助法夏周皆以公田說之而貢徹之法不取

如譏世卿詩與春秋同書尹氏如行夏時四代經文皆以夏時爲正周禮仍爲大統皇帝之法以論語行夏時及述而不作二章子張問十世章爲主擇改因革大有經營特本舊文即爲述古六藝合通全由筆削不可如東漢古文說經皆文周國史原文未經孔定雜存各代沿革棼亂如詩以爲舊有撰人可也但既編定則編書之意與作者不必全同舊本歌謠孔修後遂成爲經書本多斷定二十八篇則變史爲經其與列莊分別之處則微言派直以六藝皆新文並非陳跡芻狗過時之物託之帝王即莊子寓言如春秋論語所譏皆爲新制亂

子以前並無以言立教之事周公舊制未傳爲經故一作一述小異大同亦如地靜地動晝夜寒暑莫不相同二說循環互相挽救如古文專以六藝屬古人不言審定折中以新代舊變史爲經則其病百出萬不敢苟同者也

嘗以春秋書詩易四經比於套杯以書容春秋以詩容書故舊說莊子董子皆以易與春秋對言原始要終而詩書禮樂四教在其內以大學比諸經宗旨春秋爲家尚書爲國詩易乃爲天下詩爲下易爲天以詩詳地球易言天道蓋以大一統言之皆天之下乃爲天下則國字爲中國之定解

以禹州爲國以王畿爲家春秋書王室亂合六經論之則王室爲春秋標目三千里爲家五千里爲國方三萬里爲天下三十六禹貢九九畿然後爲天下是家室爲春秋標目凡詩易中所言室家王家王庭王廟皆指春秋周禮之禹貢九畿所謂大家富家則指皇帝凡國如王國南國邦國下國四國大邦之類一國爲一王一王爲一禹貢以國屬王一定不移二帝爲后中分天下三皇乃爲至尊羣經不言皇者皆以天代之凡言天下言天子皆爲大統之正稱小統借用其說遂失本義以家國天下比四經疆域必得此說而後大學之義顯羣經

宗旨乃以大暢

未修春秋今所傳者惟公羊星隕不及地尺而復一條及左傳不書數條學者皆欲搜攷未修底本以見筆削精意文不概見莫不嘆惜即今日而論得一大例足以全見未修之文蓋孔子未生以前中國政教與今西人相同西人杭海梯山入中國以求聖教即中庸施及蠻貊之事聖經中國服習久成爲故事但西人法六經即爲得師故不必再生孔子今日泰西中國春秋之時若無所取法天故特生孔子垂經立教由中國及海外由春秋推百世一定之例也西人儀文簡略上下等威無

甚差別與中國春秋之時大致相同孔子乃設爲等威絕嫌疑別同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由孔子特創之教故春秋貴賤差等斤斤致意也論語旅泰山舞佾歌雍塞門反坫上下通行孔子嚴爲決別故譏之以起義當日通行並不以爲僭又如西人以天爲父人人拜天自命爲天子經教則諸侯以下不郊天帝王乃稱天子西人君臣之分甚略以謀反叛逆爲公罪父子不相顧父子相毆其罪爲均貴女賤男昏姻自行擇配父子兄弟如路人姓氏無別尊祖敬宗之義缺焉故孔子特建綱常以撥其亂反之正百世以俟正謂此耳

此册作於戊子葢鬷軒同學課藝而成在廣疋時鐫頗多壬辰以後續有修改借鈔者衆忽失不可得庚子於射洪得楊絢卿茂才己丑從廣疋鈔本略加修改以付梓人此册流傳不一先後見解亦有出入然終以此本爲定云辛丑五月十五日季平自識

甲辰四變記成以易樂詩爲哲理之天學書禮春秋爲實行之人學三變大小亦更精確詳於四譯館四變記天人學考尙書周禮楚辭山經疏證等編此册師席本不欲存及門以存此蹤跡以爲學者階級因並存之而附記於此受業鄭可經識